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56 ·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56 ·

文學類

中國民歌研究

謎語研究

說書小史

大鼓研究

彈詞小說評考

彈詞考證

胡懷琛著

陳光堯編

陳汝衡著

趙景深著

阿英著

趙景深著

上海書店

阿英著

彈詞小說評考

101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發行

彈詞小說評考 (全一冊)

◎ 實價 國幣五角

(郵運運費另加)



著者 阿 英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 中華書局 澳門 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7年版影印

自序

彈詞小說之有編目，始於一九二七年長樂鄭氏之編西諦所藏彈詞目錄；彈詞小說之有成冊的研究專籍，大概要以這部彈詞小說評考爲開始。

爲什麼有了三百餘年的歷史，有着非常廣大的聽衆讀者的彈詞小說，竟不爲人所注意呢？這當然是因爲彈詞小說，在舊的理解上，是一種賤民的文學，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蟲小技。可是，在實質上，這雕蟲小技，是支配了無法統計的廣大的聽衆讀者的心，是有比所謂「大文學」更強固的更深入的力量，並不如一般人所鄙俚的，彈詞小說是有它獲得存在的獨特的藝術上的價值。

彈詞小說評考之作，就是想從幾部不經見的，可以代表各種傾向的彈詞小說，來作一回考察從故事的內容，一直到技術的形式；從本體一直到開篇，到插曲，從理論實踐的創作中，來整然的把握關於彈詞小說的理論，創作方法，和應得知道的各方面的智識。

這裏所論到的八部彈詞，見於同治七年丁巳呂查禁小說目上的有五部：玉堂春，何必西廂，雙玉燕，劉成美，趙盛開。一部分後來雖有翻刻，大概已經過了刪削，且並不易於得

到。所以，在寫作的方法上，以敘述故事爲主，就其發展，隨地的寫下個人的意見，和研究所得的結果，以免讀者有枯燥之感。在這一意義上，評考是又可以稱作提要。

書前的彈詞小說論，是原則的介紹了一點關於彈詞小說的智識，書後的雜劇三題，是讀清人雜劇的札記，以與評考有契合發明處，故附錄於此。本書的出版，舒新城先生給予很大的幫忙，謹致謝意。

阿英

一九三五年四月

彈詞小說評考目次

自序

彈詞小說論（一）

一

彈詞小說論（二）

五

眞本玉堂春全傳

七

燕子箋彈詞

二一

何必西廂 一名梅花夢

四七

雙玉盃傳

五九

雙玉燕全傳

七一

詩髮緣傳

七七

花錦城趙盛關山歌刻傳

八五

古本劉成美忠節全傳

九三

古本雙玉鐲前後傳

一一一

庚子國變彈詞

一二九

馬如飛開篇

一六三

雜劇三題

一七五

龍舟會雜劇

一七五

玉田春水軒雜劇

一七九

狗咬呂洞賓雜劇

一八三

彈詞小說評考

彈詞小說論（一）

彈詞小說，是南方的平民文學的一種，它的影響之大，誠如西諦所說，如大鼓書之在北方。這完全是爲婦女、細民、不識之無的人們，所愛好，所喜悅的一種文學。可是，研究文學的人，是從來不大注意的，以爲是「算不得文學」，直到最近幾年，纔漸漸的被人提起。

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吳班人李伯元的有可愛處了。他們雖同是封建的智識階級，生長於舊的時代，但他們對於彈詞文學的重要性，是充分理解的。李伯元寫作了一部四十回的庚子國變彈詞，這不僅著一向把題材局限於男女私情的彈詞小說，開拓了一條富有社會性的新路，也是中國反對帝國主義文學在彈詞方面的最初一部書。吳班人在這一方面雖沒有什麼寫作，也曾爲我們留下一點意見。在清光緒三十一年刊行的新小說第二卷第七號小說叢話裏，載有他論「彈詞小說」的一節，說是：

「彈詞曲本之類，粵人謂之『木魚書』，此等木魚書雖皆附會無稽之作，要其大旨，無一非陳述忠孝節義者。甚至演一妓女故事，亦必言其殉情人以死。其他如義僕代主受戮，孝女賣身代父贖罪等事，開卷皆是，無處蔑有，而必得一極良之結局。婦人女子，習看此等書，遂暗受其教育。惜乎此等木魚書，限於方言，不能遠播耳。」

彈詞小說在文學上的價值，吳班人雖不能有很好的估價，對此等著作的社會影響的廣大，是看得很清楚的。他

是不會因襲的賤視這一類的作品。

在刻本的彈詞裏，差不多每一部都有一篇序，說明彈詞對於風俗人心關係的重大，和聽衆讀者之多。吳研人的這意見，是可以作爲代表的，只是棄去了「可以挑閱撥愁」的部分。所以，彈詞小說的發生，其目的是比他種的大衆文學更露骨的，更統一的，用一種具有音樂的形式，以擴大封建道德的影響。也就因爲「太統一」的原故，所有的彈詞小說，便不免於成爲一種定型的作品。吳研人的話，也曾涉及到這一點。

彈詞小說，在文學上有些怎樣的價值呢？據西諦的意見是：「彈詞之敘述與描寫，較之好述傳，陪唐演義諸書，不知高明了多少倍；即較之紅樓夢，金瓶梅諸書之寫敘瑣事者，亦更以描狀細物瑣情，無微不至見長。以前，有人說過一個笑話，他說：聽人說唱彈詞，敘述一個婦人鞋帶散了，俯下身體去扣上，說了一夜兩夜，這婦人的鞋帶還沒有扣好。這當然是含有些嘲笑之意的，然彈詞敘寫之細膩深切，於此益可見之。」這「描狀細物瑣情，無微不至」，確實是說明了彈詞的特點。顧有時，彈詞的作者，把這種方法運用得不當，使全書在文學的價值上受了損害，也是有之的，如何必西廂用五卷書來寫一回結婚的場面，就無論如何，不能不使聽衆讀者，有昏昏欲睡之感。

說到何必西廂，使我想起了桐峯外史論「盲詞」的話，他說：「盲詞不知所自始，尙有瞽誦遺風。元置存濟過汁梁詩：『陌頭盲女無窮恨，能撥琵琶說趙家。』與『沿街爭唱蔡中郎』同意。又宋陸放翁：『斜楊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是盲詞由來舊矣。若其新聲雅韻，可詠可歌，按拍旗亭，何減小秦王調，原非村學究所作七字腔，徒供噴飯已也。」

這是彈詞小說的史的追敘，和文學上的價值的說明。彈詞小說，和他種的文學作品一樣，由於作者的修養關係，

是有優劣之分的。最好的，出入於詩詞歌曲之間，是無往而不通俗，無往而不雅馴，詩髮緣一書的成功，即其一例。

一般的小說，我們是常常的把它分作長中短篇的，彈詞小說也是一樣。西諦說：「彈詞小說，有的是多到四十冊，三部曲合起來的，可以超出七十本。」我曾經見到一部抄本名榴花夢的，竟多至三百冊，可稱為彈詞小說中之最大作品。據西諦告我，這齊福建有刊本，不知印成書究竟有若干冊。大概彈詞小說的長篇，總在三十冊以上，如天雨花之類，中篇在十冊上，如雙玉鐲之類；四五冊七八冊的小書，如還金鑪等等，是祇能算作短篇的。此外，有開篇一種，如詩髮緣中所載，如馬如飛開篇，那不過是些零星的短章，可稱為「彈詞的小品」。

為定型的題材與形式所決定，彈詞小說和封建勢力一樣，已經逐漸的向死路上走。李伯元雖然努力的開拓了一個新方向，「九一八」「一二八」雖然也產生了一點新的開篇，事實上是依舊不能有很好的開展。那麼，中國的彈詞小說，往後究竟向何處去呢？由於固有影響的繼續，目前大概還是有保留這種形式而加以改造的必要，不過，在將來，它的存在性，終歸是要根本喪失的，這是誰都可以作得的預言。

彈詞小說論 (一)

作彈詞小說論後，得李伯元庚子園變彈詞，其序引之第一段云：「讀長生殿傳奇矣，至李龜年說開天遺事，激昂慷慨，酣暢淋漓。又讀桃花扇傳奇矣，至柳敬亭蘇昆生說揚州兵變，淒楚入骨，悲憤填胸。由其大書深刻，筆舌互用，故能遙吟俯唱，聲淚相隨。」彈詞小說，由於演技人之高妙，其感人力量之深遠，於此可見。故彈詞小說，其爲用，實不止於一般彈詞作家所說，祇是排愁遣悶，而爲一種意識的宣傳。

彈詞與鼓詞，其形式頗有一些相近，大概在北方，其分別是很簡單的，就是節以鼓則爲鼓詞，易以三弦則爲彈詞。南方的彈詞，雖也受鼓詞的影響，究沒有山歌小唱的成分滲入的重。和曲一樣，在彈詞方面，是也有南北調之分的。不僅此也，又可以分作崑腔，高腔，亂彈，梆子腔，十排腔，二簧腔，弦子腔，絹腔，囉囉腔，肘鼓子腔種種；這分野，當然是由地域的不同而決定。如十排腔之流行於江南，二簧之流行於陝西，弦子盛行於直隸，絹腔，囉囉腔之繁榮於河南，肘鼓子腔之在山東，都是因地而異，無法完全列舉出來的。

關於篇章的組織，最繁複的包括詩、詞、讀、套數、篇子幾種，而以篇子爲主。所謂篇子者，就是篇中彈唱的段落，每一段叫做一篇子；每一回應有若干篇子，是沒有固定的。詩和詞，大都是爲着每回的開場，或全書的結束用。一般的作家，大都引前人之作，其間也分切本事與泛引的兩種；前者以創作的爲多，後者不外於舊籍中隨手撿拾。讀與套數，是適應於特殊的部分，根據事實的必要性而增益，如燕子箋彈詞篇末之有秣陵秋套數是。當然也可以隨時加入其他體制的作品，如雙玉盃傳之有小唱，雙玉燕傳之有聖諭，燕子箋之有檄文，不過這些，是都可以作爲一種例外。篇子每句

的字數，大都以七字十字爲主，其餘的字數，可看事實的必要決定，沒有什麼限制。

篇子寫作的技術，自以韻腳押得自然爲主，還有一種最重要的，也就是更足以幫助彈詞成功的，那就是成語，俗語，以及民間流行的隱語的活潑的應用，可以使篇子更生動，更有力量。如「比似您，這吃不了的甜瓜，還恐怕滾；可憐他，那吐不出的苦水，却怎生吞」，這運用得多麼自然，又多麼的有趣。其次，幽默語的應用，也是必要的，這可以調劑聽眾疲乏了的精神。再就原則上說，套子的成功，全靠能在「通俗易解，活潑雅韻」八個字上用功力。

由於體制的自由，韻白的活用，彈詞小說的優點，除「描狀細物，瑣情無微不至」而外，也還有其他的好處，就是這一種體制，能保留韻文的特長，而又能和散文並用，發展的描狀繪物，以繪影繪聲。同時，也實踐的打破了那俗語土白等等不能入文的傳統觀念，證明引用得適當時，不僅無害，反而使文筆更加活潑，更能給讀者聽眾以一種活生生的印象。至於盡量採用俗字，也是彈詞小說的一種特色，有關於文字學的研究，有關於手頭字運動的發展。

附：論說書的四大忌，六不可。

一大忌，是招客廣招釵與環。二大忌，是鄉親漫講累和籤。三大忌，是瞎漢何會上腔板。四大忌，是主人未必懂絲弦。不可少，石砌磚鋪的乾淨地。不可少，夏涼冬煖的爽晴天。不可少，止渴生津的大茶碗。不可少，吃烟點火的小香盤。不可少，童子旋將桌子擺。不可少，丫兒先把櫈兒安。隨手兒，彈得聲聲似雪亮。字眼兒，吐來個個比珠圓。

眞本玉堂春全傳

「玉堂春」這一個名字之在中國，真可以說是婦孺皆知。所以然傳播得這樣普遍，當然是受的京戲全本玉堂春，特殊是其間最精彩的一段，從起解到會審的影響。我們所有的關於玉堂春的一點智識，除掉舞台上的京戲，戲考，和玉堂春劇本考而外，大概也就沒有了。然而，玉堂春初期的形式，果真僅像現在京戲裏所扮演的嗎？

由於偶爾的機緣，使我得到乾隆刊本新詞李調眞本玉堂春全傳二十二卷，這在玉堂春傳說的史的研究上，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因為這個本子的獲得，不僅了然於玉堂春傳說初期最複雜的形式，也能以知道現在的京戲，是如何的從最初的本子演變而來。

玉堂春究竟在什麼時候走上舞台，現在很難確定。能以得到的最早的皮簧戲的本子梨園集成裏面是沒有收這部戲。可見玉堂春的扮演，無論其始於何時，其使人注意，却並不怎樣的久。從一般的情形看起來，它是後於唱本的彈詞。

在沒有得到更早的關於玉堂春材料的發現之前，我的假定是如此。以下，從戲本的玉堂春和彈詞的玉堂春，來對比的加以研究，看玉堂春是怎樣的從彈唱的說書場上搬上了舞台。

舞台上出現的玉堂春的故事是很簡單的。王三公子王金龍赴京趕考，在勾欄裏迷戀了玉堂春（蘇三）。玉堂春是勾欄裏賣進不久的妓女，雖被鴿兒毒打，始終不肯接客，直到王金龍來，纔一見傾心，破例的接了他。兩人私訂了終身。王金龍先後化了六千多銀子在她家裏，到金盡時，竟被無情的鴿兒逐了出去。梅蘭芳的唱詞，說這一段的經過

道：

（西皮元板）初見面紋銀三百兩，吃一杯香茶就動身。公子二次進了院，隨帶來三萬六千銀。在院中未到一年，整三萬六千銀一概化了灰塵。先買金杯和玉盞，又買翠匣與翠瓶。南樓北樓公子造，又造了一座百花亭。王八鴿兒心太狠，數九寒天，把公子趕出院門。王公子一怒離了院，關王廟中把身存。那一日，金哥前來報信，關王廟中就探望情人。

在探望的時候，他給了王金龍一些錢，要他發憤投考，中了以後，再來娶她，她誓不再接他客。王金龍這一去，果然中了狀元，分發去做官，却偏偏玉堂春殺夫的案子，碰到他的手裏，這就是所謂三堂會審了。在會審時，玉堂春唱她和王公子分別以後的事，據荀慧生的本子是：

（快板）那一日梳粧來照鏡，在樓下來了沈延林。他人口中誇豪富，嘆却公子王金龍。奴在樓上高聲罵，只罵得延林臉羞紅。含羞慚愧回店轉，主僕定計娶奴的身。作媒的銀子三百兩，鴿兒到手一斗金。鴿兒逼迫奴不允，才將假書騙奴的身。他說公子新得中，得中了黃榜第一名。奴爲他還愿把香進，誰知道一馬就到洪銅。在洪銅未到一年整，皮氏大娘起毒心。一碗麪麵付奴手，雙手奉與沈官人。官人不解其中意，吃一口來哼一聲，昏昏迷迷倒在地。七孔流血他的命歸陰。皮氏大娘一聲喊，她道犯婦謀害人。驚動鄉鄰和地保，拉拉扯扯到公庭。接着照例是官吏受賄，成爲冤獄，經會審的結果，案情大白，皮氏及女婢春香伏法，王金龍和玉堂春團圓。舞台上各人演出的，雖多少有若干的不同，大要的經過，都是差不多的。

（真本玉堂春全傳的內容，却比這繁複曲折的多，人物事件也有很多的不同處。王三公子登場，首先自己介紹了